

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六

皇后類 妃嬪附

脫簪珥

列女傳周宣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卧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傳母通言於王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君焉

金波合義璧

晉后妃傳序作配皇極齊躬紫宸象玉床之連後宮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亶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

裙不加祿

後明德馬皇后傳永平元年立爲皇后裳衣大練裙不加緣六宮莫不嘆息

三宮太后

後正獻皇后傳正獻皇后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
初太和中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
內號三宮太后開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燃灯作樂
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夢龍據胷

漢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與魏王宗女魏媼通生姬許
負相當生天子漢王見薄姬有詔內後宮姬少時與管夫人
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母相忘及兩美人侍漢王相與笑初
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欲幸之姬對曰昨暮
夢龍據妾胷止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生文帝

蘭閨椒屋

東漢皇帝紀賁班政蘭閨宣禮椒屋註云即椒房也

內輔

晉書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聰既僭位召拜爲后起鸞儀殿以居之廷尉陳元達切諫娥時在後堂手䟽啓曰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視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太子類

畫周公負成王

霍光傳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責重可屬社稷上延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侯以賜光後上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帝崩太子襲尊位是爲孝昭皇帝

少陽

顏延年曲水詩註太子育德於東宮東宮少陽也

虎園齋

王元長曲水詩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各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孺入虎闥而齋曾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金聲玉潤

晉潘尼皇太子釋奠頌尊道遜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

帝範十二篇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躬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

黃臺瓜

唐承天皇帝倓傳李泌與帝語倓事帝泣曰事已爾未耐何
泌曰陛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
宗最幼長曰弘爲太子仁明孝友后圖臨朝鴆殺之而立次
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
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爲后所斥死
黔中陛下今一摘矣謹無用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爲后所搆
故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

詩

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竊聞太子已傳位聖
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勞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並杜甫
宗室類

公室枝葉

左文七年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曷曷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

分枝若木

魏王固表王孫公子不鏤自彫非鳶則鳳分枝若木疏派天潢宜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

磐石之宗

漢中山靖王傳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欲稍侵削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之宗今爲臣下所侵辱建元三年勝來朝天子置酒勝泣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

禮樂宗英

漢河間獻王等贊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又叙傳云河間賢明禮樂是脩爲漢宗英

爲宗臣表

唐李勉傳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

宗室領袖

北魏宗室澄少好學文明太后謂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澄字道鏡

瑤山玉彩

唐孝敬皇帝命許敬宗楊思儉即文思殿摘採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

情遊江海

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鈞傳會稽孔珪家起園植桐柳構山泉
鈞往遊焉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珪曰
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詩

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杜甫特進群公表天久

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臺髮推忠忘寢興

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

驚聳立章罷鳳鸞騰

並杜甫贈特進汝陽王汝陽讓帝子眉

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者聞元中主恩視遇

頻出入獨非時礼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杜甫

器汝陽郡王神克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及舒國實惟親

弟昆 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

杜甫別李義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克後珊瑚市則無駸駸人

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境
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杜贈李判官入期朱邱聖朝旁紫微
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杜甫奉侯中王丰乳

宰相類

黑頭三公

晉諸葛恢傳爲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
三公又北史魏元或少有才李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
當此人也

左轄

杜贈韋士丞詩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舊註云晉天文志
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

起徒步

漢公孫弘傳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以列侯爲丞相

惟弘無爵上於是封為平津侯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再入三入四入五入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幽求張說延賞鄭畋四入者韋巨源姚元崇韋安石五入者肅瑀裴度

卜氏六龍

三十國春秋卜粹以清辯稱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卜氏六龍

九十八族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

相門有相

魏曹植傳相門有相夫相者文德昭也文德昭則可以正國

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

黃閣三十年

唐皮日休詩五臺夢房與杜魁然真宰相黃閣三十年清風億萬古

真間金榜

唐記云崔昭暴卒復生云見真間列榜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榜其次列銀榜州縣並列長鐵榜

有宰相器

前何武爲郡吏何壽爲太守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拂衣五湖

選謝靈運述祖德詩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註云賢相太傅謝安也

三傑詩

唐朱璟爲尚書右丞相張說爲左丞相乾源曜爲太子少傅
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三示
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三到鳳池

湘山野錄云退傅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輦出南薰繚遶都
城游金明抵暮拍宜秋而入閣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傅止畫
詩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覓猜八十衰翁無
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中國相司馬

國朝司馬公遼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者虜必問司馬公
起居及爲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
邊隙

白麻出必壞之

唐李甘傳累迁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譚言將用之甘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

骨鯁宰相

唐李絳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憲宗欣然絳曰今日西戎內訌烽燧相接加水旱無年誠陛下焦心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醕酒

詩

十年閑纜濟川舟今日開懷叙九疇道合自符伊鼎用人賢非在傳若求寰區更喜民無病稼穡先知歲有秋長與聖朝恢壽域食霞難訪赤松遊陳充上元公清如水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

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
閑閑 吳泰上美相公 錦衣猶帶御爐香宮殿移麾耀寵光

里龍舒新授令九重鳳閣舊文章李窮造化乾坤窄醉聽笙
歌日月長早晚歸來秉釣軸再爲霖雨霈多方晉用之上王右丞
直須待見爲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 王逢原上富公退身高

卧楚城幽獨掩雙扉漢水頭春草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
簾愁幾人猶識孫洪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
十年空被白雲留 劉長卿上李相公移鎮岳州 四朝憂國

如絲龍馬精神海鶴姿天上玉書傳詔夜陣前金甲受降時
曾經庾亮三秋月下盡羊曇兩路基惆悵舊堂初綠野夕陽
無限鳥飛遲 李郢上裴晉公 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校尉按前人到少
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 王仁

格上王溥相國

參政類

父見其進拜

退朝錄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宋崖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今之孟母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東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賜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掣劉樹下床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

園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覓見之方欲
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恭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
起於太武前捧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
廷不理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其去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
何罪致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年不可及

翰林盛事唐崔湜初執政也年二十七客止端雅文詞清洒
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
張燕公特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
其年不可及也

與宰相耽業均

丁未錄除張方平制參議大政雖下丞相一等至於坐斷庶
堂之論上則幹元化以調四時下則苞至仁以澤萬類近則

群元仰首以承德遠則殊俗交臂以待命蓋與宰相之職業均

八樞府類

二府

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宣麻自周太祖始

續翰林志舊例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曆試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契丹使謂得人

國朝王德用武臣也仁宗朝再入樞府爲使是時富弼偕契丹使來德用作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相可謂得人

神兵會府

續會要除文彥博制云天極環樞神兵會府又賜張耆詔云
北極之躔完于神務二務之府倚以老成

儒臣兼使相

會要大中祥符間以王欽若陳堯叟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充樞密使兼使相自王欽若等始

省府

王禹偁制省各之府總樞機於萬微

西樞

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爲重矣

戰守與中書同議

熙寧初滕達道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
中書實功而密院降約束廊遂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

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安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
凡戰守議同而後下 神宗善之

詩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舟多忘事少來
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
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宋庠除樞相寄子京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六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七

給事類

掌顧問

通典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
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郎

直氣謹言

呂元膺有直氣謹言拜爲給事中

八年方遷

漢書蕭望之輔朕八年方遷閔內侯給事中

黃門要地

唐德宗以王緯爲給事中稱黃門要地

青瑣郎

杜詩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

左省

杜牧之行崔噪制云左省駁議不畏強禦

中書舍人類

卿有古人風

南齊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獨昭廉謹无所干預器服率漏明帝聞之賜紫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世號三才

唐魏徵兼中書舍人與溫子升邢子才齊言世號三才

宰相器

後周范質加中書舍人每朝廷遣使齊詔處分軍國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周祖歎曰宰相器也

兩宮文翰

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膽給尤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中書右丞元宗傳位詔冊皆浩爲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紅藥翻堦

選謝元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陰洞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綫深沉映朱網紅藥當堦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泣鳴佩多清響又職畧內直詩云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堦畫影清屋瓦生煙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

年久者爲閣老

唐楊綰爲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

三世掌書命

唐張嘉正武后時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世掌書命

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云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薇大窰後錢揚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日最號閑司諫排衣歸華山謂种放也希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薇失却張君房

詩

清切丹禁近浩蕩文河注上官儀酬薛舍人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劉植贈徐幹今年寒食夜西上鳳池頭誠知視草貴未免對花愁白中書連直詩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伯玉中書郎詩彩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
取畧綠松窻對鳳池開履迹衣香遍上台天意皆從綵毫出宸心
盡向紫烟來非時玉案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回
王建詩太微西掖鳳池邊西閣凌空爲起煙彩筆時批尺一詔直
廡深在九重天
取畧簡同舍詩

○左右史類起居舍人同

咨質所宜

文宗時周墀兼舍人帝御紫宸或召左右史次資質所宜最爲
天子欽矚

執簡記錄

唐會要蘇氏記曰正觀中每日仗退上與宰臣參議政事即
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

一時清選

白居易蕭倪起居舍人制云記事之官一時清選

操筆赤墀下

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貳林
置筆札於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缺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
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夫中
謝奏取進旨帝領之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
搢之右疾趨而置詞拜舞焉

詩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
開函近御筵村工部贈起居田舍人

翰苑類

清華之地

職官分紀云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通
林志二卷詔頒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
意因卿進續翰林志羨卿居清華之地也

北門李士

劉禕之傳禕之少以文辭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
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政事以分
宰相權時稱北門李士

北扉

沈括筆談李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
三俊

李紳傳與李德裕元稹並爲翰林李士與同時號三俊

翰林六絕

唐李益號翰林六絕謂文章書翰等六事過人

亡謂朕嬖近臣

國朝王曾爲翰林李士直言 眞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
曰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亡謂朕嬖近臣

與朕致太平

玉堂集王旦爲翰林李士中外以爲有宰相器常奏事下殿
眞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咸平中拜參政

奏藁八十卷

國朝晏殊爲翰林李士九有奏藁外人皆不知之 眞宗類
之得八十卷

德重者爲承旨

通典翰林院例致李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
以獨承密命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已後爲李士承旨
者多至宰相焉

清淨玉堂中

太宗賜蘇易簡詩云翰林丞百貴清淨玉堂中

將相之儲

東坡謝表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摘葉試草制詞

瑣言云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杲時果爲翰林學士

白麻皆在北院

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李士專掌內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夢掌中抽草

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

召爲學士

賜金荔枝帶

杜贈翰林張李士詩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註云翰林拜
命日賜金荔枝帶

詩

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灑春霖李昉青綸輝映輦前古
丹地深嚴隔世塵賈黃中學士金盃殿後居天中行坐侍龍
輿承恩不許離麻謝密旨長教倚案書王建上相詩

御史類

烏衣郎

南史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基僧虔爲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號老虎

晉崔鴻爲中丞明法直繩無所阿避號爲老虎

有伯夷史魚之風

前朱雲傳御史大夫貢禹素曰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外內莫不聞知

朝士畏其筆端

南史劉瑀爲人恃性使氣爲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此兒乃敢彈我

晉宗室敬王司馬恬字元愉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執青儀箋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講執青儀囊在前

李生猶汲黯

李彪遷御史中尉遠近畏之豪右屏跡高祖常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截角

晉劉暉字長升轉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劉暉劉毅子也

鐵肝御史

四朝國史劉述傳劉顥爲御史言事貶蘇軾遺以詩有烏鵲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鐵柱綉衣

北齊司馬子瑞爲中丞選御史云周興鐵柱漢制繡衣簪白
筆以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
僚揚確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價重漢南諤諤清風
翩翩妙技心焉匪石直也如絃有兼此者實所飲渴

紫髯公

盧殷送崔侍御云烏臺正客紫髯公

全樹借汝

六丈大亮劉洎薦李義府召見試令詠棲鳥立成詩曰日重
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
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詠竹寄意

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
竹以寄意焉曰擢擢堂軒竹青々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

未成竿

柱裏柱外

唐職林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

禁御史食肉

唐馬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雞尚何爲撈吏斥之

埋輪

漢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條其有无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

詩

白簡光朝列彤駟出禁中楊亮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江
摠贈孔中丞盛府提青橐殊章動綉衣風運臺明起霜就簡

花飛凜々當朝色行行滿路威 溥遊忝霜署直指戒冰心
並蘇味道 曉趨天闕烏紗薄內直空臺古柏寒 際曉乘
驄入九達內朝簪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
紫芝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
代无烱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甫
○諫官類

真諫官

唐李景伯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
爲回紋詞衆皆諂言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
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
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跡上疏論時

漢四條帝意嘉納

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爲忠矣

置笏於地

隋劉行本爲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喜諫議得君

後魏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
議惟喜諫議得君

積勞擢上

唐職林崔儼爲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
冠蓋駟牡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旁猶重積其上
豈避一時雷電

唐韋溫傳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
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
令子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漸爲右補闕獻疏切直及餘慶朝憲示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質

額叩龍墀

劉栖楚爲拾遺散宗即位改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

額印龍犀苦諫

詩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彼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毫髮元遺恨波濤獨老成
杜甫御筆新除三諫官
喧然朝野競相歡
當時流落丹心在自昔忠良得路難
必有謀謨裨帝右
直須風采動朝端
世間万事皆塵土
留取功名久遠看
君謨賀正
脩余靖王素
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
杜陳拾遺故宅

駟馬歸城闕
髮晃去海門
還從清切禁
再沐聖明恩
禮樂中朝貴
文章大雅存
江湖多旅逸
獻替欲誰論
韓退之

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去
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
花泣青雲羨鳥飛
聖朝无闕事
自資諫書稀
岑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七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八

尚書類

簪筆待顧問

袁子正書曰尚書佩契刀囊執板加簪筆焉又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云張安世傳云囊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肅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號武庫

王隱晉書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伏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喜朝廷得人

梁明少遊知名之士位都官尚書簡文帝謂人曰我不喜明少遊作尚書喜朝廷得人

前行中行後行

通典開元令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戶刑為中行禮正
為後行

白衣尚書

後漢鄭均建初中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
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

寶劔署名

後漢韓棱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
才能稱肅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
曰韓棱楚龍淵鄧禹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以棱淵深
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壽不見外
故得推成推直追反

清平尚書之言

雖離意爲尚書明帝賜以珠璣意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此臚穢之寶誠不敢拜帝笑曰清平尚書之言意乃交疏太守坐臚

黑頭白頭

南史宋袁昂梁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帝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

王戎慕伯玉

晉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以晉室方亂慕潁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諂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徐陵比毛玠

徐陵爲吏部尚書以梁朝選授多失於是提綱率維綜擢名實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薦四十人皆知名

唐杜淹傳以檢校吏部尚書所薦四十人皆知名

如貧士市瓜

北後魏楊愔拜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取士多以才兒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如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

竹蓬爲屏風

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毹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

襪線無長

爲蜀禮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叟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五兵尚書

通典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

戎裝夾道

唐李輔國爲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

飲酒一斗不乱

唐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乱夜則宴賞
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侍郎類

李義不可過

唐李義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
曰朕非有靳顧李義不可過耳

給食自題始

唐蘇頲傳帝問宰相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
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

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遽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朱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頰頰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頰始

衡鏡之職

唐大詔令韋實之吏部侍郎制用解樞機之務俾居衡鏡之職

李下無蹊徑

唐李義字尚真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執筆數十年

通鑑魏中書侍郎高允好直諫帝謂群臣曰汝等雖執筆乃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皆無功而至王公兒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規立乃拜中書令

貴幸不敢恩以私

作弘景累迁吏部侍郎銓綜平叙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戶部二妙

韋維遷戶部侍郎善裁剖時負外宋之間善詩騷戶部二妙

三典貢舉

賈疎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三人多名卿宰相

留取破麻鞋

南部新書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着及袞視事不浹旬果拜

滿城桃李屬春官

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編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別成一家法書

劉瓌轉刑部侍郎瑒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河朔英靈

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惣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

詩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關致時康韓愈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杜寄吏部賈侍郎昔年內署振雄辭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袞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門侍稱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侍讀侍講類

更日侍讀

通鑑事開元二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九月戊寅以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

太液亭分講

韋執厚路隋爲侍讀授宗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箕箒訪以理體執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侍講居侍讀之下

國朝會要熙寧元年龍圖閣直學劉頒等議不堂座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

南宮與書

後漢賈逵與班固並校祕書南宮宗好古文尚書王氏傳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書臺
漢書

殿中無雙

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經術能世其家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之子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孔師金友

漢金敞傳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

金卿類廷尉附

龜鉅犀即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孝武令通官印方寸大皆龜紐又司馬彪漢書曰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佩兩印皆以黑犀

各卿

史樂毅出奔趙往來復通於燕趙以爲客卿

起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起望省樓

捉筆賦詩

楊師道字景猷太宗時爲卿賜宴帝曰聞公每酣捉筆賦詩如宿構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一坐美伏

朝服見母

分紀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至此

庭設九部樂

封敕爲太常卿故事太常以視事庭設九部樂

清選

白集陳中師太常少卿制立國之大禮樂爲先今之太常實兼其職或效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選

禮樂卿

杜牧送崔少常出鎮袁州詩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

臺省侍從出此途

曲阜范育太常少卿制曰太常貳卿尤爲高選臺省侍從多出此途

冰清玉潔

晉中興書曰資循拜太常中宗踐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身而已屋簷庇風兩孤常造其靈其賜六尺床縹并錢二十萬以表其德

大小鴻臚

魏畧韓宣爲大鴻臚始南陽曲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稱爲名卿

東觀漢記牟融字子侯爲大司農性明達稱爲名卿

非儒學不在茲選

元集行藝武制農天下之本也國有九列而司農氏居其一焉前代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孝不在茲選

外府上卿

白集除裴武制云聚九州之職辨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爲主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

臣節尚少

後魏孫紹爲少卿帝問卿何年老對曰臣年雖老臣節尚少

是行若登僊

唐倪若水傳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僊五鬼恨不得爲騶僕

詩

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
金掌玉春度玉墀杜送馬大卿赴闕氣得神仙迫恩承雨露
低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通籍踰青瑣耳嚮昭紫泥
方一良班序更何路杜甫贈太常卿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八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九

秘書省類

願一見秘書

唐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

掌四部圖籍

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爲之部目甲部爲經其類十有一乙部爲史其類一十有三丙部爲子其類一十有四丁部爲集其類有三

太一之精

拾遺記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扶端出火用以照向向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謂金

之姓有博李者下而觀焉

瑞石

兩京新記曰西京秘書省厅事前有隕星石隋自咸陽移署於此少監王劭作瑞石頌以贊美之

成門戶

許敬宗正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

詩

綠編方委閣素簡日盈輕協約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抵聲

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杜甫

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同上

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
妙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赫杜送李校書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死手秘

寶文堂耳驚霆

韓

東帶臨風氣調新孔門才業獨誰倫於松

韵冷雪溪暗寫鶴勢高天路春美玉韞來休問價芳枝攀去

正無塵莫將雲閣輕科第須作人間第一人趙叔贈李秘書

侍郎官類

白首郎

杜元日示宗武詩名慙白首郎註云顏驄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尾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兒陋陛下好壯臣已老矣是以三朝不遇故老於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京兆田郎

三輔決錄曰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哥奴豈郎中材

李林甫源乾曜執法乾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有風稜

五代史劉鼎清泰中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覓一主吏部

褚亮每薦桓彝覓一佳吏部彝曰輿縣宰徐寧海岱清士即遷吏部郎

南曹

唐六典吏部負外郎掌選院謂之南曹注曰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

少年新官

白居易送霍考功詩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清身健好凉天

十才子

唐盧綸爲戶部郎中有詩名於正元中與李端司空曙之徒
名爲十才子形於圖畫以美其名

孔獨誦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孝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
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
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

冰廳

因話錄云祠部呼爲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冰去声

南宮老駕

白居易贈駕部吳郎中詩曰幽閑靜境別唯有南宮老駕兄

後漢趙喜少有節操更始即位尋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云
聞宛之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喜喜
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栗積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
郎中使詣尋陰李氏遂降更始悅謂喜曰卿名家駒弩力勉
之

詩

千里歸程三伏天官新身健馬翩翩行衝赤日加餐飯上到
青雲穩著鞭白居易 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

輩風雅藹孤騫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 清秋便寓直
列宿頓輝光 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並杜甫

東宮官類

諸端

分紀沈約齊安陸碑曰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注云
儲端謂太子詹事

八舍之職

環齊要畧云庶子謂八舍之職

自比倡優

隋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
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卿職當調護乃於
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飲酒人之常情

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爲諭德真宗急召將有所問使者及
門移時乃自肆中飲歸中使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事以對
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問以實
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

可大用

龍樓箴

歸登有文李爲東宮侍讀獻龍樓箴

夜隨銀榮

許敬宗除太子太師制晨謁金墀事切於忠寢夜隨銀榮義
先於調護

太子執弟子禮

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於二傳執弟子禮二傳入見太子請崇
賢門迎

南土秀望

記室新書晉中興書吳王入洛唯陸機陸雲顧榮而已以南
土秀望遷太子舍人

非作殿下弄臣

隋劉行本傳隋文踐祚拜太子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

詩

託身承華側矯迹入崇賢朱黻尺髦士長纓皆俊人

選贈陸揚

學官類

清正自守

唐元載以魚朝恩嘗領國子監事濫污太宰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綰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楊綰清正自守雅望素高元載忌之

讀書不如寫書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嘗爲六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得師之道

韓愈爲國子司業實公墓銘云公誨於國李也嚴以有禮扶善遏惡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豈弟得師之道

國子監不寂寞

李翱作韓昌黎行狀公迂祭酒奏儒生爲孝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

列燕祭酒堂

退之聽琴序云司業武公少儀摠太宰儒宮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

相門才子

劉禹錫送國子博士令狐赴吳元觀省云相門才子高陽族李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棟夢謝庭歸去踏芝蘭

廣文博士自君始

唐鄭虔傳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

以虞爲博士虞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
增置國子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
乎虞乃就職

九經庫

谷那律傳正觀中迂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爲九經
庫

鄒魯大儒

韋賢號稱鄒魯大儒召爲博士

道之淵藪

魏志文帝即位博士高采上書曰博士道之淵藪

諸生著龜

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云足下出文闡爲諸生之著龜作後
來之綿蕪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处于職者不墮其業

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

詩

儒庠恣游息聖籍飽商榷韓銀河光燦少微星天下文章獨擅名漢殿已呼新博士閩州難駐舊先生九重梁棟千年固六籍源流一旦清好是玉龍銜雨去傳若秋月夜空明陳元老上陳用之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貲賴有蘇司業時時与酒錢甘甫

奉使類

一介行李

左襄八年子貞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寡君注云一介獨使也行行李行人也

留匈奴十九年

蘇武傳天漢元年遣武以中郎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
武至匈奴單于益驕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
齧雪与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
無人处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
羊卧起操持節旄尽落武帝崩昭帝即位數年匈奴与漢和
親漢求武等李陵賀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
室雖古竹帛所載何以過子卿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
爲典屬国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及還鬚髮尽白

威振西域

馮奉世傳漢選可使外国者韓增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
大宛諸国客都尉宋將言莎車与旁国殺漢使者奉世因發
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諸国悉平威振西域

至北庭不拜

後鄭衆傳時匈奴遣使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
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守閉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
而止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
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召爲軍司馬

持節斬樓蘭

傳介子請往刺龜茲樓蘭王以威諸國於是遣介子至樓蘭
刺殺之詔曰傳介子持使節誅斬樓蘭王首垂之北闕不煩
師旅

縣令負弩

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

南朝少年狀元

四朝國史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
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觀鼓琵琶以侑

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厚待之又許將字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騎屋棟北人曰聚觀南朝狀元

埋金幕下

唐杜暹使虜以金遺暹暹因辟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口傳天語

說苑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詩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子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湯時即

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盞夷歌捧玉盤
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植尔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
九万一朝搏杜送拂判官使西蕃詩拂廬蕃帳名雲海相望

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駟騎凌風雪要使天
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卑于若問君
道中朝第一人王鞏送王中使契丹土曠人稀使驛

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鴛鴦泊芳草无情妯娌花
眠漢節石梁秋吹動胡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蒼蒼
加陳古靈

合邵國使者類

直指使者

漢雋不疑傳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只勝之爲直指使者綉
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諫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振州郡又江充傳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綉衣使者督三輔盜賊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劾奏

登車攬轡

後漢范滂少勵清節時美州盜起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滂字孟博

豺狼當道

漢詔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果臝等條其無君十五事京師震恐

花鳥使

唐呂向元宗開元中召入翰林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号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

動搖山岳

唐韋思謙擢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

詩

南紀西江閣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櫟挂席自生風
窸窣爭奪鰲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
孟浩然和李侍御度松茲江曾立玉墀聯近侍新持金節領諸侯
屠龍伎倆終湏用探虎功名未肯休去矣茫茫聊緩轡
太行雲路戒摧輶孔常甫送天寶使河東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九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

都督類

夢生八翼

晉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
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
都督八州諸州事

落鵬

北齊斛律光傳神武授都督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
射之中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嘆曰此射鵬手
也號落鵬都督

詩

天官勳將星漢地柳條青萬里鳴刀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

鳳閣報國取龍庭
宣李書生輩
窻中老一經
王維送趙都督
赴大州
中軍待上客
令肅事有怕前驅
入寶地
祖帳飄金緋
杜用陪章留後
餞崔都督

安撫類

文武兼備

唐職林裴行儉字守約
儀鳳二年詔行儉爲安撫
大食使浮至京師
將吏爲刻石碎葉城紀功
帝勞曰行儉提孤軍深入
萬里兵不血刃叛黨禽夷
可謂文武兼備矣

猶待衮衣還

丁未錄韓琦判相州制
無安帥節之樂
猶待衮衣之還
來帥熊羆

韓文河中府連理木頌云
來帥熊羆四方作儀

躰量官吏能否

范雍充陝西緣邊州軍驛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
及驛量官吏能否出會要

詩

凝旒西顧蜀川民白玉堂前命侍臣捧詔暫辭三萬侶乘輶
遐布一方春錦江水凍藍光重劒嶺梅開雪彩新題柱相如
歸未得滿襟香泪望行塵陳充送原李十八川安撫致身雖
用此兩成
自文章選經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爲即伊呂使其不遇亦
丘軻長沙地窄儒衣闊明月池乾春水多天以一賢私一路
其如四海九州何戴石屏見湖南真帥

經畧使類

上考中考下考

唐百官志唐置經畧使以計度爲上考集事爲中考修造爲
下考

有文代將

唐太宗以婁師德爲經畧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賜中和節詩

戴叔倫爲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畧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

威聲風行

裴行立爲安南經畧使威聲風行

優詔旌忠良

唐職林張公師爲安南經畧使自爲吏習於海邦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則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形躰之法道阻而脩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峙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繕完板幹控帶兼戎己之位皆用周禮率由漢儀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

殊俗異類盈于葉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部刺史類

二天

後漢蘇章字孺文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贓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卒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真刺史

賈逵豫州刺史卒奏二千石以下阿縱不法者帝曰逵真刺史也布告天下以豫州爲法

馳九折坂

漢王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

折坂歎曰奉先人之遺骸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
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馬
曰驅之王陽爲孝子主尊爲忠臣

和音來

外臺之表

後謝夷吾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
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

賜三公之服

後郭賀字喬卿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
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執行部
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兒以彰有德

詩

玉節居分陝金貂揔上流麾軍時率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
原隰春色滿皇州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纜將

移丹挂舟

梁元帝別荊州吏民詩

今漕使類

積七百萬石

唐裴耀卿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說耀卿請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尔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采等錢明年迁侍中

飛芻輓粟

通鑑秦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

福星

四朝國史 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竄吳居厚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願齊魯之區厭敝已甚須旣爲福星救之耳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

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

在提刑之上

祥符七年詔曰自今轉運副使不限官品並在提點刑獄之上

詩

威權自與轉輸同僕從衙庭事事雄十郡山河關職務一門忠孝是家風圖書半在仙舟裏石版多留禹廟中閑想春提遊賞處桃花浪照舞筵紅

魏野贈漕運使寺丞

二十登庸冠

王禹偁轉輸張礼部

西風持漢節騎從嚴弓刀維閩七聚

落惇獨困吏饕餮土蔽禾黍惡水煩鱗介勞南驅將仁氣百城共一陶

黃魯直送劉士彥赴福建轉運判官

小隊出行春旌

旗帶野雲草成平寇檄翻作勸農文幕府多奇士詩書策異

勲請將邊上事——奏明君戴石屏真州上官儲勸復

憲使類

平反獄訟

高賦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倦

憲寄

胡宿集江西提刑施元長獎諭早稱才名出提憲寄

朝臣使臣

職官分紀 真宗謂王旦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
一夫受冤即召災沴先帝常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
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
始命屯田李拱爲之副以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充

差舊御史

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

上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謹選監司故差舊御史爲之

詩

持節復持節因循霜鬢侵盛衰閱大數豪傑負初心宇宙虛
長筭江湖寄短吟番陽秋水闊湘浦未爲深石屏從從湘從情情趙
蹈中移憲江東宇宙歸微數安危委大臣金門一回首玉節

久臨民雅志行思古清風不受塵繫齊家孝舊用處日如新
戴戴口口屏屏見江東綉衣表廣微傳家孝術用如新風采英英照

七閩澄按併開都督府平反專奉太夫人閩河未定心憂國

麾節相仍澤在民間說青雲多故舊不應久作外臺臣戴石

屏見曾提刑時兼安撫樞星居紫極遙映使星明天下推名

德君家好弟兄一臺振綱紀列郡想風聲不試褰帷手官曹

未易清戴石屏投曾憲

公倉使類茶馬附

常平蠲役之政

初寮徐方畧制朕以常平蠲役之政加惠黎元又除黃琮制昔在神考取成三代制爲常平蠲役之政以利天下

不限負率効官吏

熙寧十年李穆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儻非得材智之人益以事權無所成李穆風力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負率効官吏

以蜀茶易馬

四朝志元符末程之邵召對徽宗詢以馬政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茶易詔可未幾易馬萬匹

摘山充廩

龍溪除起宗制必能為吾護摘山之利得充既之良

仲秋為市

四朝國史程之邵主管奏蜀茶馬革熟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為市四月止

提舶類

金山珠海

市舶錄云市舶者其利不貲推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

金珠御史

會稽圖經王絲以侍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舊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歲入二百萬緡

中興會要高宗問張闡舶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和買以

歲計之約二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已不少

郡守類

厭承明之廬

漢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間不聞問

无善声也

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臣助當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

明府必爲宰相

後漢鄭弘迂淮陰太守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穀布行弘恠問主簿黃國曰鹿爲言爲國拜賀曰聞三公卓犖盡作鹿明府必爲宰相

李傳注附謝承書

輿人歌

後漢岑熙為魏郡太守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
有枳棘岑君伐之枳棘喻寇盜充斥我有蠹賊岑君遏之蠹賊喻姦吏侵漁狗犬不驚足下生蹙長也犬无追吠故足
下生蹙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
於戲休茲

政如魯衛

漢馮奉世子馮野王字君卿馮立字聖卿立為五原太守徙
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野王立
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
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夢三刀

晉王濬為廣州漢陽太守夜夢三刀又益一刀主簿曰三刀
為州明府其臨益州乎果迁益州刺史

願借寇君一年

後寇恂爲潁川太守力召爲執金吾光武幸潁川百姓遮道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之

大南郡小南郡

南史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字嘉會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新安大好山水

南史徐摛字士秀武帝問五經大義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應答如響帝加歎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

之卿爲我臨此郡中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晷月風俗
便改

以春秋斷獄

後漢何敞遷汝南太守在職以寬和爲政分遣儒術大吏案
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奉軍獄以春秋義斷之郡中無
怨聲

鬼揶揄

世說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
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友爲襄陽太
守

蚕歲四熟

唐尹思貞治州有績蚕至歲四熟

欲粟賤追李現

唐李琬爲零陵太守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謠曰
欲粟賤追李琬

詩

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
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
黃齋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貧
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
搗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于鵠擊鼓鳴笳引畫舫一麾行拍斗牛邊
壯懷騷騷思千里
飲量虹蜺吸百川
水遠芰荷香不斷
溪清樓觀影相連
烏程釀美吳娘舞
剩醉江南橘柚天
白子開送陳成伯出守湖州
高懷聊寄股肱郡
雅望咸歸喉舌司
吳正仲送趙伯山守宛丘
天下無雙士淮南第一州
文章老元帥節義古諸侯
揚次公贈馮揚州
皓首潘郎少似君
一麾新得浙江濱
神仙窟宅金華近
吳越封疆寶婺分
沈約瘦來題八詠
張顛醉後掃

千文才高政美應無事莫厭雙溪卧白雲陳古靈送鍾離印

中知婺州暫驅太守朱轡去應有兒童行馬期塞外煙雲千

里靜帳前貌虎萬兵隨陳古靈送曼叔赴太原炎海韶州牧

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杜甫送韋諷外牧韶

州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蜀焉

知李廣未封侯杜甫寄李劔州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及

日封杜甫寄周韶州

通判類

真宰相才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

相才也

鳳鳴鯤化

杜甫贈虞司馬詩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岳鳳欲

化北溟鯤

御製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爲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贈行

別施一榻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座人莫預焉

詩

清若壺氷斷若金孜孜長見卹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孔藁甫與張通判諸侯非弃擲半刺已翱翔杜甫月分梁漢米春得水衡錢每覓昇元輔深

期列大賢 如公尺雄俊志在必騰騫並杜甫寄賈司馬啟
使君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

幹官類

風力強敏

四朝國史唐義問傳字士宣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當文
字 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言訪於輔臣因黃
好兼領使省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
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

母得隨長官出巡

熙寧八年詔諸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今後母得隨長官出巡

詩

臺幕三年最雲霄萬里程西山餞行色南浦棹新晴骨秀荆
山璞曾涵元氣英更携扛鼎筆祗合上蓬瀛戴石屏送陳運

幹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吞滿江湖今年好獻南郊賦
府文書有暇無戴石屏寄劉幹

教官類

州博士

隋潘徽爲州博士

郡文學

職林光武問武臣曰請卿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
嘗孝問可郡文學

冷官

杜甫醉時歌諸公笑來登臺步自廣文先生官獨冷

文士

四朝國史任諒字子諒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亭
碑曰文士也擢提學夔路李事

不撰樂語

四朝國史鄧

爲守燭

亦作

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
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李士
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